

慈悲年朝聖 世界青年日（World Youth Days, “WYD”）
胡超威

2016 年漸近尾聲，時間倒回四個月前，我還在和來自世界各地的上百萬人，徒步十幾公里，走在前往最後彌撒營地的路上，感恩著當地人在一路上為我們灑水降溫，給疲憊不堪的我們提供飲水和茶點，感慨天主安排的這個場景的神奇——天主常在。世青的許多記憶，我至今還在消化。偶爾聽到世青的歌，想到普世的青年揮舞著他們的國旗，因著信仰聚在一起的場景，我仍會熱淚盈眶。





今年的世青在波蘭南部的 Krakow（克拉克夫）舉行。這個城市曾經是波蘭的首都，她也被稱為聖人之城，因為在方圓十幾里內，前後出過七位教會認證的聖人。其中包括我們熟知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和傅天娜修女。

今年世青主題是「憐憫人的人是有福的」。在這個慈悲禧年，對陷於難民和移民危機的歐洲以及近代歷史上苦難頗多的波蘭，別具意義。數百萬人裡，也有來自像是伊拉克的戰亂國家的青年人，於是，那些原本在電視上的新聞，變成了一個個我們活生生看得見的故事。

感謝天主，我這次能成行，說來也巧。我在今年三月突然得到一筆錢可以參加世青節，匆匆聯繫 Long Beach 主言傳教會（Verbum Dei Missionaries Long Beach，簡稱主言會）的邱修女後，得知那一星期是官方報名的最後截止。再後來，原來有意參加的其他人都因為各自的原因沒有報名，我反而成了今年主言會洛杉磯團的唯一團員。整個團——也就是「我」由邱修女帶領，到歐洲後和其他美國主言會團體一起行動。今年洛杉磯主言會團的行程如下：

Part I. Pre-WYD：七月十九日出發至維也納，與灣區和芝加哥兩個團體會合後，搭車至匈牙利一個叫 Gyor 的小城，與世界各地主言會相聚四天。廿四日出發到波蘭，參觀奧斯維辛（Auschwitz）集中營。廿五日經過 Częstochowa 瞻仰了波蘭著名的黑面聖母像，之後美國大團的我們，住進克拉克夫（Krakow）南邊一個小村莊的一戶人家。

Part II. WYD：七月廿六日至卅一日。除了在克拉克夫與上百萬來自各國的青年歡迎教宗方濟各並參與教宗主持的拜苦路和彌撒外，我們也參觀了耶穌顯現給傅天娜修女的神聖慈悲聖地。我們的住處在瓦多維斯（Wadowice），在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故鄉附近，每天早上我們走著他年少時曾走過的路，參觀了他的家，造訪了他年輕時去的教堂。每天早上我們都會在小鎮中心聽不同的樞機主教為我們講道。

Part III. Post-WYD：八月一日至六日，美國團到波蘭南部的小鎮 Zakopane 休息和避靜，最後北上至華沙，觀光兩天後返美。

在前後十八天的朝聖行程裡，值得記錄的感觸實在太多，可惜無法一一細數。其中我最意外的領悟，大概是所謂的「愛國」情懷吧。在匈牙利的時候，我們有三百多位來自二十個國家的主言會團體。這三天就有點像一個迷你的世青節，不過因為人數規模小很多，我們能有更多更親密的機會來認識其他人。每個團都帶了代表自己身份的國旗，第一天聚會的時候都自豪地上台展示。國旗上縫綴著一個在他們文化中能代表「慈悲」意義的「語詞」；例如美國團選的是「Justice」，台灣團則是「接納」。

印象特別深的是，有一天我們在當地主教座堂參與彌撒，到了奉獻時，每個國家隊派了一位代表舉著國旗在過道排成兩排，來迎接即將被祝聖的餅和酒。之後這些國旗一一被平放到祭台前直到彌撒結束，像是連同餅酒一同被奉獻給天主，也像是跟著餅酒一起被祝聖。我們縱然來自不同的國度，有著不同的文化，却因天主的名在祂內成了一體。這個時候，不管美洲人、歐洲人、亞洲人，黑人、白人、黃種人，講中文、英文、或西語，我們都是天主的人。



對我來說，這一幕除了感動以外，還有些遺憾。雖身屬美國團，畢竟我不是美國人，儘管在場的華人有來自台灣，也有來自新加坡和英國的，但在這些國旗中沒有一面能代表來自中國大陸的我。在那一刻，我只能在心裡將我的祖國奉獻給天主。或許正是這種心理上的鋪墊，讓我更加珍惜後來在波蘭看到中國大陸天主教青年們時的惺惺相惜。我感謝天主對他們的眷顧，也自然地更努力地為中國祈禱。同時，我無意中站到了平時台灣在國際場合的位置，身臨其境地體嚐到那沒有被代表的缺席感。因此對兩岸和解的期待，也意料之外地成了我這次世青收穫的感悟。

此次波蘭之行，對天主的慈悲理解最衝突的，要屬奧斯維辛集中營吧！那天天氣有點悶熱，壓抑的氛圍讓人喘不過氣，眾人一路上都非常沉默。在第一個集中營，我們走過他們平時進出勞動或者被罰站、被處刑的空地，看過被關押者住的房子。我們花了兩個小時才在第二個集中營走了半圈。那是一片如今雜草叢生的荒野，上面是一座座今天只剩一個烟囪的毒氣室和焚燒爐。荒野中

間，停著運過成千上萬人來批量處死的火車。荒野邊曾經有婦女小孩排隊等著被送進毒氣室的等待區，有專門丟棄骨灰的小池塘，而如今，這片地上只是開滿了不知名的黃色、紫色、白色的野花。

那一路上我一直在問，天主在哪？而我到今天也無法完全給自己有個完美的答案來解釋這一切的發生。但我知道，天主並沒有完全置之不理。儘管在這樣的黑暗當中，也有馬希連·國柏神父（Maximilian Kolbe）用他的生命來挽救其他人。他代替一位無法放下自己家人却需要面對死刑的囚犯被執行了死刑——被鎖在沒有水和食物的黑屋，他却在祈禱中度過了兩個星期，最後才被注射處死。儘管他所救的只是一個人，相比百萬餘人的總死亡數好像微不足道，他却以他的方式，再現了耶穌的愛和生命。



那天晚上，一來是與三百人同睡體育館，鼾聲此起彼落，二來集中營眾人等死的畫面揮之不去，我難以入眠，只好半夜起來到室外唸玫瑰經。下面是我當晚的禱告。

痛苦一端 耶穌在山園祈禱：一個知道死期將至的人，是什麼樣的經驗？他們做了什麼錯事嗎？在那群排隊等死的人當中，耶穌他會不會也在其中？

痛苦二端 耶穌受鞭刑：那是一群受棒打、勞苦却不够吃喝的人。他們累死、餓死、渴死，耶穌他會不會也在其中？

痛苦三端 耶穌受茨冠之苦辱：雖然都是將死的人，營中却仍然有相互舉報，攀比權勢。他們沒有名字，只有編號。所有的人一下火車，身上一切包括衣服就被剝奪，除了那代表猶太人的六角星標誌，一直跟著他們到毒氣室外。眾叛親離、一無所有的人裡，耶穌他會不會也在其中？

痛苦四端 耶穌背十字架：建焚化爐毒氣室的人，為敵人造武器的人，勞苦致死的人，背負著死人的人，代替人受死的人，他們給自己挖掘墳墓，引向死亡，耶穌他會不會也在其中？

痛苦五端 耶穌受難：他們最後死了，留下這片野花，耶穌上了十字架，留下永世不滅的愛。

對於那些死去的人，或許最後天主沒有在今世拯救他們，但是耶穌却早在兩千年前和他們同在。儘管我無法理解一切的原因，但或許這是天主慈悲的方式之一——即使是在如死亡般陰暗的幽谷，祂也不離棄。

當我和我在當地的住家談起此事時，他說，作為一個波蘭人，他却從沒去過奧斯維辛，因為這地方對他而言是太過沉重，他無法親自面對，畢竟這是他們上一代或者上上一代的事情。也許我要感謝天主，讓我有機會分擔祂和他們的痛苦吧！波蘭的這段歷史，就像那些帶來不同故事的各國弟兄姐妹，成了我親身經歷的故事。

而波蘭在廿世紀的世上，另一段重要的歷史則是我們熟知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他是世青的創始人，也是今天世青的主保聖人。

我們投宿的這家人，一聊起這位先教宗，笑臉上就流露出無盡的驕傲，畢竟他們見證了他當主教、教宗、和成聖的過程。

教宗出生於瓦多維斯（Wadowice），離我們住的村子就幾公里。他的故居在小鎮中心的教堂隔壁，邊上的廣場和街道如今都以他命名，街頭時常會有他的海報貼畫，幾乎每座教堂都會有他的聖像或者聖物。這一路，從匈牙利到華沙，他幾乎無處不在。我們也不自覺地和他變得越來越熟悉。



今天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故居被改造成了一個關於他生平的博物館。他的這一生幾乎可以用「模範天主教徒」來形容，十分勵志。他服從天主的旨意，敬禮聖母，活出慈悲到「能原諒槍殺他的人」的地步。他也常常記著他的國家，一直關切著波蘭的教會自由，間接地造成了 80 年代末，波蘭政府從共產政權的和平轉型。

參觀博物館時，同行的邱修女說：「如果他當時沒有回應天主的聖召，今天世界會怎麼樣呢？」是啊，若不是他最初對天主的服從，今天未必會有依然虔誠的波蘭，天主教未必會是今天的天主教，普世的青年人也未必會因此相聚。

而天主對我們也有同樣「勵志」的期待。教宗方濟各的守夜祈禱講話中，他鼓舞青年人說：「我們來到世上不是為了混日子，在沙發上虛度一生，而是為了留下一個印跡。」尤其是在這個多元化、多樣化的社會，建設友愛的橋樑，增進理解和包容，以「友愛、兄弟之情、共融和家庭」來回應硝煙瀰漫的世界，世界青年日並不止於七月卅一日，它在我們回去之後才真正開始。在接下來的日子裡，在自己的生活中，活出天主對我們每一個人的召叫，效法天主和聖人活出的慈悲。

（蒙特利公園市 聖湯瑪斯天主堂）